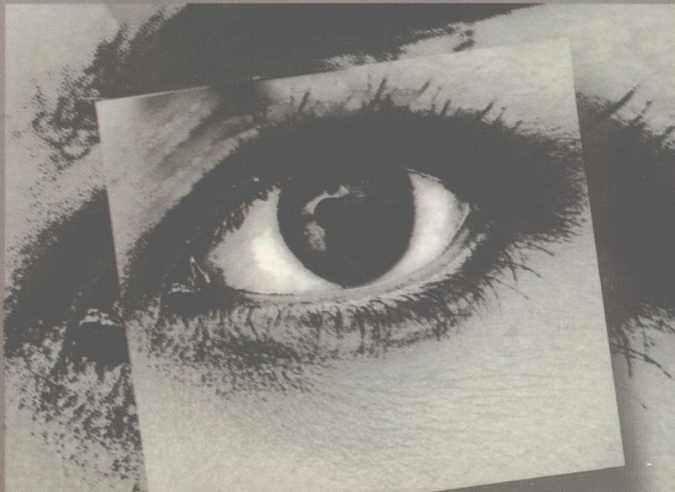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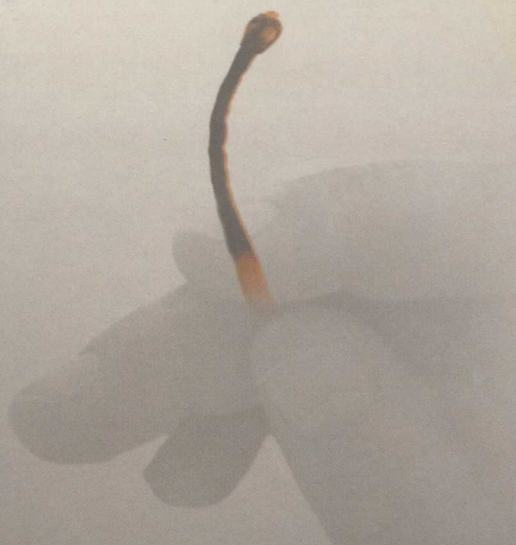


当代
名家

丛书

何士光 小说散文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凡 设计/邹刚

ISBN 7-221-05107-0



9 787221 051073 >

ISBN 7-221-05107-0
I·1150 定价：15.00 元

J217.52
16

何士光小说散文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士光小说散文选/何士光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5

ISBN 7-221-05107-0

I. 何... II. 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736 号

何士光小说散文选

著 作 人:何士光

责任编辑:夏 凡

封面设计:邹 刚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8.875

印 数:2000 册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221-05107-0/I·1150

定 价:15.00 元

自序

人生在世,会有多少的感触、多少的思虑?一个人能写下来的,便永远只是一部分。而这之中,有的又因为思路不够究竟,或者言路不够中肯,自己来审视一次,余下来的自然就更少。而这更少的,也只是在你看来才是这样,若在别人看来,也就未必。那末在此之后,岁月就要洗刷它了,是否还有一点一滴能够留下来,就不是你能指望的。但在这时候,一个人能做的,似乎也就如此而已。是为序。

目 录

自 序·····	(1)
----------	-----

散文：

城市与孩子·····	(1)
雨霖霖 ·····	(12)
我和女儿 ·····	(22)
日子 ·····	(32)
田野、瓦檐和雨·····	(44)
黔灵留梦记 ·····	(52)
《日子》续篇 ·····	(62)
文字是一种般若 ·····	(74)

小说

乡场上 ·····	(81)
种包谷的老人 ·····	(91)
喜悦·····	(103)
远行·····	(109)
蒿里行·····	(130)
薤露行·····	(175)
苦寒行·····	(227)
最后的夜晚·····	(258)

散 文

城市与孩子

我离开故乡贵阳，来到这远远的梨花屯乡场，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光阴虽不能说很长，但也足以洗去许多的旧迹。不知从多久起，对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已经不再痛苦地怀念，留在心里的，只是一种明净的、乡土的呼唤。许多在离别时是那样缤纷的、尖锐的印象，已变得像游丝一样似有若无；好些在当年渲染过的人和事，也一一地剥落了斑斓的颜色，似曾相识而已，再不能牵引人的心绪；倒是一些原来似乎不曾收入心底的细枝末节，日久却反而显得明晰，仿佛纷纷的尘埃落定，才愈来愈清楚地现出它的面影，那样如水的淡泊，却又刻骨而铭心。这之中，时时在我的心头浮现出来的，是街头一个静静的早晨。对于故乡的城市来说，这肯定是不倦的岁月中的一个寻常的时刻，既无修饰，又无遮掩，并不曾要把什么格外的东西昭示于往来的儿女们；但后来却化为一缕悠悠的乡情，遥遥地滋养着我，频频地给我以指引，相助我急行慢行……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正在小学校里念书。为了一个人的长长的一生，这是必须的，也应该说，是故乡的日子给一个孩子的严肃而慈祥的赐予。但孩子总归是孩子，怎么说好呢，也许是朝朝暮暮

的功课,终于使我有些倦怠?又也许是日复一日的忙碌,终于使我有些摇曳?总之,不知道怎样一来,那一个早晨,当我又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我动了逃学的念头,似乎想撇开那艰难的日程,去寻觅一种轻易而甜蜜的人生……

开始,我只是有一点念头,还不敢、也没有贸然地改变自己的脚步,还顺着那条叫正谊巷的小巷,往深处走;我家住在小巷口,走下去,在小巷的另一处尽头,就有敞开的校门,是我每天的皈依。那时,我们的小巷还不像现在这样嘈杂和斑驳,它洁净而安详,日子在那儿显得格外悠长,像一个青色的梦。我沿着那些年深月久的、长长的砖墙走过去,经过一个个门户深掩着的院落,只是步子有一点游移,仿佛我累了,病了,行迈迟迟的。……一个人要游移,当然尽可以游移,但时光,连同整个的日子,却依然是一刻不停地流驶和前行的,待到后来,你就只有拾起零落下来的残页,不再有选择的余地;不久,在一个浅浅的拐角那儿,我听见了隐隐地响起来的钟声。我心里猛一震,回醒过来,立即握紧书包的带子,忙慌慌地往前跑。但是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钟声虽然一如往常,是从从容容地响着的,但它一下跟着一下,却又是那样执著,很快就终止了。我仿佛看见学校的大院、上院和小院,那是由原来的寺院改过来的,在一阵匆忙之后全都肃静下来,好像一艘张开了风帆的大船已经启航,它没有等我,我和它之间已隔着一道长长的波浪……迟到,是要受斥责的!我心里一阵着急,更生出了畏惧。我停下来,时间为我作出了选择,那一个早上我不到学校里去了。

这样,我就像没舵之舟一样,落在了漫无依泊之中。

我急急忙忙地退回来,整进与正谊巷相连的一个岔巷,那是双井巷,谜一般的萦回,也是我儿时戏逐的地方。我心跳着,在那些深深的、窄窄的石板路上踟蹰,又故意做出匆匆的模样,回避着一些什么,仿佛有人在追逐我。我害怕遇见长辈和老师,也害怕碰到熟识的人。但是没有,黎明过后的那一阵匆忙已经过去,像鸟儿飞

离了枝桠深处的鸟巢一样，人们也出走了，要到歇息时分才回来，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辆叮铃铃地响着铃子的清道车在那里蹒跚，迟缓地，摇摇晃晃地。

我比较地安心了。推车子的是一位老人家，这是不要紧的。仿佛自有日子的那一天起，这位老人家和他的车子，就在我们的小巷里踽踽而行。他佝偻了，步履蹒跚，一头短短的白发，圆圆的脸上满是皱纹。他的那辆胶轮车旧了，带着一个敞开的木箱。铃声呢，尽管春秋代序，却总是不紧不慢地，永久地相伴着小巷的日子，散着撩人的、不绝如缕的情思。……我迎着他走过去，心里并不十分怯惧。那时，他正好在一处题有“古庐寄吾”的宅第旁停下来，掇拾着什么；看见了我，就眨起眼来，朝我点点头，并嘿然一笑，眼角的皱纹聚在一起，像一朵龙菊花。他那样和蔼，仿佛说：娃娃，上学去？哪家的呢？

他平日里很是喜欢小孩子，那天也不过是像往常那样，给我一个早晨的祝福，既没有看出我是在逃学，也完全没有揶揄我的意思。但不知为什么，那时我却慌张了，一下子就慌张了。真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觉得，一个人纵有勤勤恳恳叙心腹的千言万语，也难和这寻常的默默一笑相比。我走过去，觉得这静静的小巷并不是我的容身之地；要是再回过来，第二次碰见他，是不成的。我得赶快离开，走出去！

要走出一条小巷当然很容易。不一会，我就到了巷口。一时间我急急忙忙地奔赴，等到了巷口那儿，我才明白了，不，没有什么地方让我好去。我不去学校，也就不能回家——怎么能回家呢？不到正午，我是断乎不能回去的，妈妈不会允许。……眼前横着一条大街，不宽，但是很长。这是富水南路，往南北两个方向伸延。时令正是暮春三月，街的上空是一片静静的蓝天，一朵接一朵的白云，轻盈地、无声无息地浮过去。对面一间间紧紧相连的房子，正被宽阔的阳光照耀，低矮，参差，容颜古老，神情又那样执著，也默

不作响。街上只有不多的行人，或者像妈妈那样，挎着买菜的竹篮；或者像爷爷那样，慢腾腾地、一本正经地迈步。……那末，我到哪里去呢？怎样分付这整整的一个上午呢？

我的手伸进衣袋，一下子想起来，我带着一张伍佰元的纸币——就是现今的五分钱，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时已是一笔称心的财富。我十分的高兴了，心也顿时舒展了。我可以用三百元去买一块烧饼，不是那种硬壳儿的，而是那种松软的，敷着密匝的芝麻、夹着厚厚的糖馅的。我终于有了一件让我立即着手来做的事情！在靠近茴香坡的街口那儿，有一间临着街的、小小的铺子，门前有一个大木桶一样的炉灶，是专卖烧饼的。于是我转过身子，伶伶俐俐地往北走了。

依旧是一会儿就到了。从双井巷口沿富水南路到茴香坡，一段路本来不长。伍佰元很快交出去，两百元也很快补回来，师傅用眼光亲切地示意我，要我在案头的一堆饼子里随意挑选。他四十多岁了吧，胖胖的，脑袋很大；头发有些发红，正中很稀薄，两旁的则浓密；眉毛很长，很多，并往外平伸出来，压住时时眯起来的、褐色的眼睛。乍一看，他好像粗鲁、凶狠；但我早就知道，他其实是很和气的，那眯着的眼里，就有许多让人觉得亲热的笑意。他让我挑选的时候，神情愉快而自信，仿佛他深知自己的生意无可挑剔，每一块糖饼都足以让人们满意，他这爿小店会和这街头一样长久的……

我把那饼掂在手里，想了一想，就走进店子里。妈妈平日里不赞许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吃东西，再说我也想把这一刻延续得更久。我不是在买早点吗？那末我待在这儿，一切才无可指责。店子小到不能再小，是由一间木房隔出来的一隅，壁板糊着旧报纸；只有一张方桌，三只条凳，没有漆过，也很旧了，但刷得像退了色的、刚刚浆洗过的粗布衣裳一样干净。我斗胆地坐下了，坐在最外边的那一张条凳上，脚触不到地面，空悬着的。

我慢慢地啖着饼，生怕一忽儿就完了。但是，反过来，要显得像故事里的怪吝人，或是贪馋者那样，细细地尝来，连一点碎屑也要品味，我又觉得是不足取的。我还怕胖师傅回过头来瞥见我，疑惑我的行径，禁不住时时斜起眼来，偷偷地打量他。所幸他倒一直没有回头来望我，不，他一点也没有在意，独自在那儿唱着呢！那时，差不多已经没有人走到铺子跟前来了，但他还是显得很高兴，似乎没有人来，就是所有该来的人，今早晨都已经买过了他的饼。他一双沾满面粉的手不停地在桌案上搓动，十分快活，小块的面片就像水漂儿一样，接二连三地从他短而宽大的手掌底下散出来。他连看也不看桌案一眼，而是扬起脑袋，满有滋味地望着眼前的大街。太阳升得更高一些了，街面已显得耀眼的明亮。

带酒的和尚，
望月归……

他大声地唱起来，一点也不忍俊，并随意拖长声音。随即又停下，把擀面的、像织女的天梭一样的木棍儿，在桌案上摆弄得嗒嗒直响，仿佛一阵精妙的鼓点。

乌鸦儿，
好一似潘仁美！

我依稀地记起来这是一出川戏，讲杨家将的，祖母曾带我去听过这一段戏文。胖师傅的声音有些沙哑，又断断续续，还时时停下来，和从街上走过的什么人搭话，然后又才不慌不忙地把词儿接下去。他唱得不像戏园子里那样，不，他看来不是要唱给旁人听的；他是想唱，有兴致，就随便拾起来到心头的一句。不知为什么，我在一旁听着，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激动，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那是极淡远的，又是极浓烈的，既舒适，又难受，仿佛那之中含着一种我分明感到而又捉摸不定的诉说，使人怀念什么，又向往什么……那天呢，我觉得自己坐在那儿多余，可怜，萎萎琐琐，觉得那店子于我也并不相宜，不能长久下去，决计要走开了。

我走了，来到外边的丁字路口。那儿，来的人只管来，去的人只管去，两旁的平房和楼房，也沉思一般地伫立。早晨其实才刚刚开始，一点也不见得会很快过去。那末，我又到哪儿去呢？稍一停，我就上了茴香坡。立在那斜坡的顶上，可以看见一大片城市的房檐。前面的醒狮路，那是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我想，要是能有一个地方让我停歇下来，就好了。

这样的地方我不久找到了。哪儿呢？就是著名的五福堂中药房，它临近通衢大道的中华南路，在通往科学路去的岔口上。我经过那儿的时候，一眼瞥见里面有一张长长的、有靠背的条椅，漆成让人看上去十分舒适的深褐色，幽幽地发亮，分明是供人歇息的，却空无一人。那店堂也实在静雅，古时候一般的，坐上一坐必定非常不错。一时间我十分的神驰了，就不知不觉地跨进去。

药房是长方形的，直向着街头，最里面有些阴沉，似乎还幽深得很。对面有黑亮的、长条的柜台，还有宽大的、暗红色的药架，上层排一只只瓷坛，下面是许多带着铜环的抽箱，缄默地、玄奥地，引人玄想。没有人打扰我，我觉得处境挺好。

停一阵，我想把挂在肩上的书包摘下来。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嘀嗒一响，是什么响？我很快就想到是算盘。过后我才猜想，那算盘一定是早就响着的，只是我一时没有听进去罢了。我赶紧略略地立起身来张望，原来在高高的柜台那边，和我隔着一块直立的木牌，有一位先生伏在桌上写账。他上年纪了，瘦骨伶仃，脖颈很细，面颊凹进去，高高的颧骨上面，低低地架着眼镜。就在我看他的那一刻，他的眼光也似乎在镜片后面闪烁，斜斜地看我。我心里一凉：这么说，他其实一直在看我？……不，不会吧，像他那种戴眼

镜的人，眼光仿佛总是那样的……

但我不放心了，不打算再把书包摘下来。稍微过了一会，又忍不住悄悄地站起身，想把先生的眼光看得清楚些。但仍是难以分辨，似乎在看的，又似乎没有。我不能站直得更久，又连忙坐下。……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算珠儿紧一阵，慢一阵，行行重行行，在你以为它已经停下来的时候，又依旧响起来，仿佛拨动的不是珠子，而是岁月，是许多的朝朝暮暮。我寂寞而不安，那些花饰古旧的瓷坛，那些暗红色的抽盒，里面深藏着的也仿佛是悠悠的夜晚和白昼，不声不响地挤压我。……我想，一待有买药的人进来，我就一定走掉。

很快就来了，一个中年女人，我躲在她的背影里，退出来。那天，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一直在看我，直到后来我也想不清楚。

我没有多想，就走上中华南路，似乎我一开头就这样打算过。热闹的地方，好像总是允诺更多的快乐。前面不远是大十字，是城市的中心，会不会好一些呢？拐弯了，车辆来回驶着，公共汽车红黄两色相间，在阳光里十分鲜丽，但好像也就是这样。人行道上，匆匆地，迎着我走来的，越过我而去的，来去之间，也仿佛并没有这样一个我。橱窗，又是橱窗，玻璃的，又是玻璃的，打开了，还有的正在打开，和我也并无关联。街市很大，但我却愈来愈小。很熙攘，却仿佛蒙在一层透明的、坚韧的网里，我进不去。而天又实在太高、太蓝、太宽阔明亮……

不，这不是我的天地，不是的，不是的！

那末，我倏地想起来了，到鸽子市场去看看怎样？哦，咋早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去—— 马上就去！在那儿，即使待上整整一天，也会觉着不够，好些礼拜天我都在那里。我自己正喂养着三只鸽子呀，在木楼上，两只灰的，一只黑的。

那儿买卖鸽子，但到那儿去的人，并不全都是为了交易，看一看，听一听，带着鸽子或者不带鸽子，都可以的。要是你有一对白

鸽子——纯白的，没有一根杂色的羽毛，而且是红豆眼，那就是人们最珍重的了，大家会赞美你。其次就要算铁嘴、青毛、红沙眼的鸽子了，看上去挺英俊。如果是白沙眼呢，就须得是肉喙，毛衣也灰白一些，才相配。真正的流沙眼据说不容易见到，你把鸽子的眼睛倒过来，里面会有一颗流淌着的沙子，就是那一粒沙子照着它在夜间飞翔。大鼻子的斑鸽也不错，翅子很有力，身姿也威武，人们很是喜欢的。凤头我觉得很矜持、美丽，但从行家的言谈里听出来，他们一点也不称赞，仿佛那是邪异的，这每每使我在心里不服气！……去吧，赶快去好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鸽子，都汇聚在一起。有一个老头，面色红润，总穿白布褂子，他捧起一只鸽子来，揉着它的眼皮，沉吟许久才说一句话；但他每说一句话，人们都好像很佩服，深意地在一旁点头，我却常常听不出要领。有一个年轻人，戏文里的公子一样的，并不是老头的儿子，却总是跟在老头的身后。别人的鸽子他一只也看不上，据说他养的鸽子特别多，也特别好，今天会不会带一对来呢？当然，也有一种人，他们买下一只鸽子，是要做成一道菜。他们又贪婪又虚怯，想活得更久，长得更胖，连那么驯良可爱的鸽子也要狠心吃下去。要注意他们，提醒带着鸽子的人，不能让鸽子落到他们的手里……

我被预先应许下来的一百种快乐深深地吸引了。不等走到大十字，就从川剧院前面横过大街，走上贯珠桥，这样截近一些。我想，只要走完贯珠桥这条小巷，照直穿过中山西路，再走完短短的一截街，就到了煤球市场，那儿，靠着贯城河有一片空地，就是鸽市了。不消一会儿，我就会置身于无数美丽的鸽子之中！

我确实没有走多久；但是，当我到达的时候，竟然连一只鸽子也看不见。并没有许许多多的人逗留在那里，一片泥地空荡荡的。我大吃一惊，难道我记错了？再不，就是不知多久换了一处地方？不，没有，也不会。……跟着我明白了，我没有错，但鸽市得等到礼拜天，大家休闲的时候，平日里人们是不聚会的；今天不是星期日，

而是星期一……

我还是不自主地朝前走，仿佛再等一会儿，就会有鸽子飞来。但我的脚步迟缓了，愈来愈慢，终于在一根木头的电杆跟前停下来。一时间，我觉得非常疲乏，一颗心像眼前的空地，还有空地上的阳光，一样茫然、浮泛。我开始倚着那电杆歇一会，跟着就索性在地上坐下来。……对面，贯城河彼岸，有一条街，人们通常在那街上买卖旧货，我的眼光就正对着那儿的一个街口。不断有人在那远远的街头走过，我就看着、看着。但我不知道我究竟要从中看出一些什么……

好英雄，打五点嘞！

牛肉干十包，

糖果五十个，

口香糖五包……

谁在唱呢？唱得很起劲，一字一板。梭咪咪，乃咪朵乃，朵朵朵朵乃，朵乃咪咪乃，咪咪咪咪咪，一段古怪的、像呼唤一样的歌子，有些叫人好笑。想必是自己编的，唱得很响亮，津津有味，传得很远。听那口音，不像本地方的，是远方来的人——是不是从广东那边来的？

我扭过头。原来，在我的旁边不远，靠近空地的边缘，有一个用木架支起来的、小小的糖果摊子。坐在木盘后面的，是一个黑黑的、又精瘦又结实的男人。不年轻了，头发竖立着，长长的脸。用弹簧把玻璃球射出来，让它在木盘里回旋，然后凭弹子停留的地方获取糖果，这通常是用来招引小朋友的。现在同学们都归在课堂里了，再邀不到人，摊子支在空地那儿，显得孤零零的。

但他又唱起来了，虽然似乎有些唇焦口燥了，却仍然很殷勤。末尾一句有些听不清楚，仿佛在阳光里飘散了，和光共尘了：

一百块钱打，
××××算我的嘞……

牛肉干，我知道的，虽然用一个长方的、红蓝两色的纸袋封好，还印了一条很好看的牛在上面，但里面的细碎的肉块却十分可疑。……既看不出有人会走到摊子近前来，他孑然地在那儿守候些什么、呼唤些什么呢？我有些为他难受，不住地搓揉着我剩在衣袋里的二百元钱，想走过去，不是为了“打五点”——我不知道那该怎么打，也不是为了糖果，而只是同他说上一两句话。我觉得我的心和他的心很相近，因为我们都很孤零。但我又始终没有站起来，他不是唱得那样热忱？一点也不气馁，并不打算把摊子收拾起来走掉。对了，他有一个摊子，他可以守候；而我呢，我却没有什么可守候的……

后来，我终于又从空地那儿离开了。他那带着许多“嘞”的尾音、有着好些空漠的意味的呼唤，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为我送行。远远远远，我都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并想出他咂着嘴唇的神情。

那个早晨，我最终是怎样捱过来的，连我自己也不完全知道，我只是清楚地记得，当我又重新来到自家的门前时，是怎样满心怀着归来之感，直仿佛劫后余生，看见自家的门楣犹在，院子里梧桐尚存，心里高兴到十二万分；纵使妈妈看出了事情的蹊跷，我也甘愿垂首低眉而聆听教诲。但家里的人都没有看出来，给我吃的还是一碟绿豆芽，一碟干豆腐丝，都是我极喜欢的。“咸了？淡了？”妈妈问。我还没有一尝就说非常之好，因为我自知理亏。

匆匆地吃完，我立即又拿好书包。“这样早就去了？”“妈妈，早一点好。”“你不要到街上去玩！”“不会的，妈妈，我照直去学校！”我确实是照直去学校。

那以后，我当然还是又缺过课，或者别的什么，像作家杰克·伦

敦说的那样,还是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过自己的天地;但后来呢,仍像他说的那样,又一次一次地把它找了回来;这中间,伴随我寻寻觅觅的,就有这样一个故乡的早晨,这样几个长者的面影。似水流年,流年似水,这些都遥遥地过去了。但先哲不是又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那末,他们又恰如汨汨的流水一样,尽管一刻也不滞留地去了,却依然还是竟日地流淌。往日里既伴着我,往后也必将还是偕我而在,偕故乡的城市而在,偕故乡的人们和孩子而长在……

写于 1981 年